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七六七號

據

清·彭際盛等修，胡宗元等纂
清光緒元年刻本

影印

江西省

吉水縣志

(一)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光緒元年鑄行

重修吉水縣志序

土地人民政事國之寶也紀是三者不遺
不濫乃稱良史縣志特史緒餘耳顧為宰
者因革損益酌時之宜於以徵文考獻舍
志末由往歲大府檄各府縣輯志曰地理
曰建置曰食貨曰學校曰武備曰職官曰

吉水縣志
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雜類綱凡十目凡若干示輯志之的使知所從事以備通志采擇不致參差紛歧而或有所鑒嗜其慎也吉水志纂自有明

國朝凡四修長沙周君修後距今五十年閱時匪遙中間事蹟詳略異同傳聞尚不失

實士紳踵而輯之固自易易然任不專則
道謀築室功不勤則玩時愒日惟專且勤
厥事乃集茲志一遵通志義例前已錄上
副本今剗刷將竣士紳索余言為弁余曰
此諸君之力也余何力之有雖然不能無
言吉水久為望縣科名理學文章節義甲

天下士生其地者或出而仕霖雨蒼生或
退老田園整躬飭行矜式閭里與前賢後
先輝映以副

國家作人至意非為宰者所厚望乎志之輯
余時與諸君往復商榷洎脫稿校閱數四
喜其綱舉目張罔有遺濫俾後宰覽志獲

攷土地人民政事而知其概則余之兢兢
於此得覩其成亦竊堪自幸也奉檄赴省
揚帆有期字水仁山心目繫之

欽加運同銜知吉水縣事興業彭際盛謹撰

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正月

穀旦

同歲十二平歲次癸酉五月

陽旦

卷之五 同歲次吉水緝事興業後鄉風整頓

縣紳育臆宅水二山心目繫之

於此縣賦其知亦蘇賦自幸也奉謝使省

紀土此八月起事而味其縣順余之教教

舊序

漢世祖中興披輿圖曰天下不足定也天下曷爲定於披輿圖握其要之謂也邑志輿圖之細也覽邑志亦可以定一邑之治矣邑之治曷爲定於覽邑志君子知所激勸而小人是則是倣也是亦握其要之謂也然則邑志與輿圖等邑不可無志志不可不修修不可不謹也果矣修而不謹與無修同則亦何所於攷以定治爲也廣不敏濫登先朝乙丑進士第正德丙寅春出知閩之莆田頃以憂歸庚午春復授今邑蚤夜惕厲思與民定吉水之治至秋入覲道邑之符口時廷評羅君惟升在告謂廣曰吾邑宿稱文

獻舊無志奈何倡而修之甯於子乎無待廣曰吾志也責也逮辛未夏還邑方有事斯舉適隣邑搶攘操金革於戎事者旬之三既而境內僅安乃走幣屈邑之鄉賢達與舊之諸博士集東湖亭輯纂成帙大略取錢文肅公之萃於郡志者以爲張本而校讎實大參曾公爲之詳核實學論周公輩爲之雖代有廢置而人物升沈一惟自景泰五年始焉而所以激勸則微之又自超乎輿論之公之外也不亦庶乎志之修之謹耶蓋風俗正而邑之人知所尙仁賢品而邑之人知所仰貢賦定而邑之人知所輸疆域嚴而邑之人知所持循山川列而邑之人知所棲傲咏適學

校修而邑之人知所教紀載備而邑之人知所因革名宦錄而我有官者亦知所以自礪焉是則所謂要者顧外是乎或曰志猶史也春秋示褒貶禱机記惡今之志類存善以勸而不錄惡以示戒豈亦一道乎廣曰此亦古人制述忠厚之遺意也夫存善所以去惡也吾吉水之俗君子好禮小人畏法皆能知所激勸以相則儆者則斯志之成之後也邑人覽之將不惟前修是企以定於治乎此固諸公相與謹修之意也此固廣所云握其要之謂也言訖沈君偕諸公請曰是可後彭公之作矣遂命梓工鐫之以傳正德六年辛未知吉水縣事周廣

編修采輯爲文難矣尙書春秋之簡帙得聖人編采而遂作經不可見哉太倉周先生充之少有文名登宏治乙丑進士授知莆田縣事以憂歸正德庚午服除補吉永辛未政成乃編采縣中事爲志未幾擢監察御史遂持去不及刻行先生爲御史百餘日以言事忤旨謫官蓋不徒有文名者矣今上卽位因召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明年壬午建元嘉靖陞副使又專勅飭兵九江俄而士有勇而食足器備徐得留意文字乃函向之志草十卷使來屬芬曰將刻之其敘之夫作志之意欲以定一邑之治而推之四方推之天下先生自敘盡之矣其起凡之精立例之密去取斟酌

酌詳略之當足稱作家則今湖廣左布政使彭君景俊之敘盡之矣予復何言哉且志猶史也後世之史則子長孟堅爲良志列封域山川形勝貢賦猶史記漢書之有地理河渠平準也志列人物名宦猶史記漢書之有世家年表列傳也二子雖多編采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西漢故事成書而非盡出於肺腑然世之論文者必曰西漢論西漢之文者必歸諸二子焉則是志也起凡之精立例之密去取斟酌詳略之當與夫先生自擬以漢之司空輿地圖而將以定治蓋亦文之蔚然者矣予復何言哉顧吉水爲縣將六百餘年而志之作有待於先生先生作志又

十餘年始重臨茲省得督屬刻之莫非數也予得繫一言
於此亦豈偶然哉嘉靖元年壬午進賢舒芬

吉水自昔以文獻稱而邑無志缺典也治邑者豈以其有
郡志可考遂忽諸郡志所載九邑之事略而不備備一邑
之事不可不自爲志又豈以其非政務所急遂忽諸風俗
土地貢賦仁賢凡志之所有皆政務非外是有所謂政者
志誠不可以不修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今之爲
邑視古子男之國而制地則公侯之國也可無志乎蓋修
志卽所以爲史也豈苟然哉東吳名進士周君充之始天
子簡其治閩之莆旣以內艱起乃復侯予邑以介特礪名

檢以廉恥倡士風以文學飾吏事立嘉石肺石於庭示民以遠罪榜保伍詰捕之法令民知防盜罷不急之工役簡無名之誅求舉墜興廢湔垢滌弊旣大臻於治矣明年卽圖修邑之志時方多警諸旁邑多破殘侯乃設方略修守戰之具號於民曰退怯不用命者有軍法在民翕然應皆勇氣百倍寇不敢乘卒保境內無事搶擾之際從容暇裕不廢志事蓋校讎采錄雖有邑之士夫分其任而立類例公去取施文藻皆侯自爲之昔人所謂折衝樽俎之間侯其有焉侯誠有大過人者哉夫天下之事多壞於爲治者不知務不知務故有急其所慢慢其所急者矣今之稱善

治者莫不以刑罰爲急禮教爲慢孰知刑罰急則民傷殘
禮教慢則民刻薄由是日蹙於亂也若侯之爲治固無所
不有然大抵急於禮教如前之云可謂知務也已修志亦
禮教之一也使天下之爲邑者皆如侯則何有不治者哉
侯博洽宏深在鄉校時聲稱已滿吳越間今誠足以見其
所學然則予邑之志非侯不能修予固樂夫自今邑之文
獻有足徵而心服侯之所學能見於用如此且以俟夫後
之侯予邑者考志以出治必有心侯之心急侯之急者則
予邑之治其賴於斯志也不其遠且大哉志爲卷凡十列
目十有三曰建置沿革曰疆域曰山川曰風俗曰形勝曰

土產曰公署曰學校曰古蹟曰名宦曰人物曰紀載曰別
集與志事者邑博周君昇司訓莊君榮沈君齡致政大參
曾君煥司訓周君沂周君槐蕭君贊宿儒劉滾庠生曾簡
杜祥劉暄云邑人彭杰撰

十年宰相不如一日縣令而今或不然其說者何也一行
作令如衣敗絮入叢棘中東牽西挂苦不得脫又如風濤
拍天中流失楫顛覆恐不能免蓋今日世事爲多艱矣考
成日嚴文網益密其所以病官者不一十室九空醫瘡剝
肉其所以病民者不一病民民憊病官官憊民憊時
事於是乎多艱當此之際爲長吏者所貴振飭機宜滌除